

凍水の紀聞

巻一

四

千七百四

10311
3127

丹東市図書館

凍水紀聞

紀滿
開承

光緒三年三月
北崇文書局開雕

涑水記聞卷第一

宋 司馬光

建隆元年正月辛丑朔鎮定奏契丹與北漢合勢入寇太祖時
爲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受周恭帝詔將宿衛諸軍禦之
癸卯發師宿陳橋將士陰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政今我
輩出死力爲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若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
北征未晚也甲辰將士皆擐甲執兵仗集於驛門譟譟突入驛
中太祖尙未起太宗時爲內殿祗候供奉官都知人白太祖太
祖驚起出視之諸將露刃羅立於庭曰諸軍無主願奉太尉爲
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黃袍加太祖之身眾皆拜於庭下大呼
稱萬歲聲聞數里太祖固拒之眾不聽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
太祖度不能免乃繫轡駐馬謂將士曰汝輩自貪富貴強立我

爲天子能從吾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眾皆下馬聽命
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
人也汝曹今日毋得輒加不逞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
兵大掠謂之劫市汝曹今毋得劫市及犯府庫事定之日當厚
賚汝不然當誅汝如此可乎眾皆曰諾乃整飭隊伍而行入自
仁和門市里皆安堵無所驚擾不終日而帝業成焉明道二年
先公爲利州路轉運使光侍食於蜀道驛中先公爲光言太祖
不劫市事且曰國家所以能混一海內福祚延長內外無患由
太祖以仁義得之故也

太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爲京
城巡檢剛愎無謀時人謂之韓瞠眼其子少病偃號韓豪駝頗
有智略以太祖得人望嘗勸通爲不利通不以爲意及太祖勒

兵入城通方在內閣聞變遑遽奔歸軍士王彥昇遇之於路躍馬逐之及於其第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并其妻子太祖以彥昇專殺甚怒欲斬之以受命之初故不忍然終身廢之不用太祖卽位贈通中書令以禮葬之自韓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范質書言太祖得眾心不宜使典禁兵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將奉登明德門太祖命將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宰相王溥魏仁溥等皆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祖厚恩今爲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環按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頗諂讓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請詣崇元殿召百官就列周帝內出制書禪位太祖就龍墀

北面再拜命宰相扶太祖登殿易服於東序還卽帝位羣臣朝賀及太祖卽位先命溥致仕蓋薄其爲人也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

鄭毅夫云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進之而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爲人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愚愎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畧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聞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閒洶洶若此將如之何太祖姊或云卽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厨引麵杖逐太祖擊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胷懷乃來家閒恐怖婦女何爲耶太祖默然而出

王衍粹云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于定力院
聞變王夫人懼杜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
也言笑自若太祖卽位是月契丹北漢皆自退

太祖初卽位亟出微行或諫曰陛下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
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
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免乎周世
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
爲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爲天下主雖閉戶深居何益也由是
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我不汝禁也於是眾心俱服
中外大安詩稱武王之德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
虞上帝臨女漢高祖嘗醫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乃知聰明
之主生知之性如合符矣

此亦得之先公云

太祖嘗見小黃門有損畫壁者怒曰豎子可斬也此乃天子解

舍汝豈得敗之耶

始平公云

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撾者上曰此何以異於常撾而獻之軍校密言曰陛下試引撾首視之撾首卽劍柄也有刃韜于中平居可以爲杖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投之於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

魏舜卿云

太祖常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內侍行首王繼恩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爲容易耶早來吾乘快指揮一事而悞故不樂耳孔子稱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太祖有焉太祖平蜀孟昶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無亡得乎見諸侯大臣侈靡之物皆遣焚之

太祖初卽位頗好畋獵墜馬怒自拔佩刀刺馬殺之旣而嘆曰

我耽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困馬何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開寶元年羣臣請上太祖尊號曰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神文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曰幽燕未定何謂一統遂卻其奏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歡至醉經宿未嘗不自悔也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憚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於澤州及師還當草制復稱疾上怒謂宰相曰逢人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戶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謂之曰克之還必以使相爲賞彬平江南而還上曰今方隅未平者尙多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爲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太祖重惜爵位不肯妄與人如此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人君之所司也

太祖嘗彈雀於後園有羣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爲尙急於彈雀上愈怒舉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太祖幸西京將徙都羣臣不欲留時節度使李懷忠乘閒諫曰東京有汴梁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十萬以贍百萬之軍陛下居此將安取之軍府重兵皆在東京陛下誰與此處乎上乃

還

右皆出石介聖政錄

潞州節度使李筠謀反其長子涕泣切諫不聽使其長子入朝且詢朝廷動靜太祖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其子以頭擊地曰

此何言必有讒人構臣父耳上曰吾亦聞汝數諫諍老賊不汝聽耳汝父使汝來者不復顧惜使吾殺之耳吾今殺汝何爲汝歸語汝父我未爲天子時任自爲之我旣爲天子汝獨不能少讓之耶其子歸具以白筠筠欲謀反有僧素爲人所信嚮筠乃召見密謂之曰吾軍府用不足欲借師之名以足之吾爲師作維那教化錢糧各三十萬且寄我倉庫事畢之日中分之僧許諾乃令僧積薪坐其上尅日自焚筠爲穿地道於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走歸府中耳筠乃與夫人先往傾家財盡施之於是遠近爭以錢糧饋之四方輻輳倉庫不能容旬日六十萬俱足筠乃塞地道焚僧殺之盡取其錢糧遂反引軍出澤州車駕自往往征之山路險狹多石不可行上自於馬上抱數石羣臣六軍皆負石卽日開成大道筠戰敗於境上走入澤州圍而克之斬

筠遂屠澤州進至潞州其子開城降遂赦之

閻士良云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尙康甯嘗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爲書記嘗撫勞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寵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趙普擅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鑄尙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數而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爾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勅戒太祖曰汝萬歲後當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趙普於榻前約爲誓

書普於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太宗卽位趙普爲盧多遜所譖出爲河陽口夕憂不測上一日發金匱得書大悟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爲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旣至復爲相

趙普嘗欲除某人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其後果稱職得其力

太祖時嘗有羣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趙普堅以爲請上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刑與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外之不去上悟乃可其奏

右皆趙興宗云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爾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郡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寢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然汝曹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

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以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銀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資之甚厚與結婚姻更度易制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主諸道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向非趙韓王謀慮深長太祖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班白之老不覩干戈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爲人陰刻當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其子孫至今享福國

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耶

始平公云

太祖既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才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賜糧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祖能強幹弱枝致治於未亂故也

始平公云

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奮自告曰蕞爾小城而久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往力攻必取之固止之曰吾蒐簡訓練汝曹比至於成心力盡矣汝曹悉皆天下精兵之髓寔吾之股肱牙爪吾甯不得太原豈可縻滅汝曹於此城之下哉遂引兵而還軍士聞之無不感激往往有出涕者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署修之爲建昌宮晉改命曰大甯宮周世